

真诚永远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法宝

——序刘紫薇《性价比》

□王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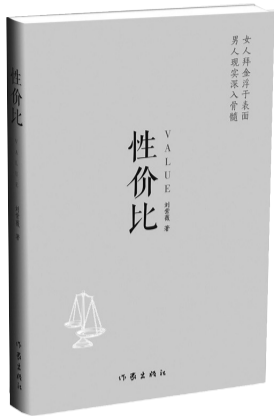
与大部分作者对当下避而不谈、将视线转向古代或未来不同，刘紫薇大胆地将笔触伸向了现代。《性价比》描写的是当下，写当下都市青年女性的婚恋观，写她们对情感与事业的抉择，写她们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感。笔力或许略有不足，但无疑说出了大多数青年女性的心声。

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，表达越来越呈现出口语化的倾向，随之而来的是过度的虚构与美化。在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作品，日新月异的表达形式，非但没有让大家认清现实，反而使得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更加模糊了。

《性价比》的亮点在于，它用一个虚构的外壳，包裹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内核。一对双胞胎姐妹不知彼此地存在，机缘巧合下的相遇，从相互不理解，到彼此扶持成长，奇遇式的剧情编排，偶然之中又充满命运般的必然。小说语言诙谐幽默，登场人物虽多，但都令人印象深刻，相信这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细心观察。

在主题方面，《性价比》着眼于近年来大众聚焦的“子女不婚不恋”问题，直击现实痛点。虽然凌家姐妹是故事的核心，但得益于本书的群像描写，我们不只看到了一对姐妹所代表的价值观，同时也看到了被功利性所蒙蔽的情感世界。

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，作者



个人认为小说精彩与否，有两点至关重要：一是故事性强，情节跌宕起伏；二是情感真挚动人，别有光彩。但除了精彩、有趣，从鲁迅先生写出《狂人日记》开始，小说就被赋予了除却“讲一个好故事”外，更重的责任——反映现实。青年作家刘紫薇的长篇小说《性价比》不仅做到了讲一个精彩的故事，而且让人读过之后，掩卷沉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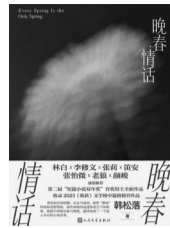
愿意借由自身经历剖析“90后”这一代的女性所面临的处境。我认识的部分女性，在这样一个年龄，尚沉浸在“灰姑娘”童话式的滤镜当中，幻想属于她们的爱情奇遇。作者却不同，文中金句频出，“人无法拯救别人，也无法被别人拯救，只能自救”，体现出超越这一年龄段的深刻思考。

《性价比》贵在真诚，它赤裸裸地将当代中青年女性的婚恋现状摆在大家眼前。真诚、真挚、真实，永远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法宝。从这部作品中，我能够体会到作者对文学的热爱，以及对世情的关切。文学的本质是表达，是记录时代，是让人能够在作品中体味自己不曾体味过的人生。

《性价比》聚焦女性婚恋的困局，代无数需要向长辈们“解释”却不知如何开口的晚婚不婚女性说出自己的处境。10余年的笔耕不辍，两部实体书，每部四五年的创作周期，我想，足以证明作者对读者的诚意和不忘初心。

在阅读《性价比》这部小说期间，我也时常会想起40多年前的自己，一个16岁的少年，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的情景，重温当年那种对于文学的感动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。期待刘紫薇的新作，也愿更多年轻人投身到文学创作中来。

书潭聚焦



作者：韩松落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4年2月

《晚春情话》

韩松落以独具西北大地特色的笔触，冷峻地观察，细腻地记录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故事。最新小说集《晚春情话》的灿烂和阴郁、出走与返回；那些“聊斋”传统和荒野特质，那些神秘的追逐和星空下的教诲，被韩松落不停地实验与精进，最终构成了迷人夺目的小说世界。其小说的构思和行文具有媒体特色，带有一定的“新质性”，为当下文坛注入活力和新力量。



作者：艾玛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4年2月

《观相山》

东部沿海城市岛城，看似平静的生活水面下，女子邵瑾与丈夫范松波各怀心事。沉甸甸的情感、不再清醒的故交……作者笔下人物与生活的琐碎、变故、旋涡暗流迎面相遇，外界纷扰内化于心，由“观相”而至“观心”。在时代洪流之中或变故来临之时，人可以依靠时间和日常生活来修复和校准自己。这是一出讲述人如何确立尊严、秩序、内在伦理的小说剧，一部描摹普通人生活难度的作品。



作者：[奥地利]托马斯·伯恩哈德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4年1月

《沉落者》

《沉落者》是伯恩哈德经典小说中文版首次翻译出版，记述了三个对钢琴演奏的艺术追求与不同的人生选择：一个成为奇迹，一个沉落，一个转向他路。三条路径，殊途同归。在这部1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，作者几乎没有进行段落划分，而是“一镜到底”，以诗意化叙述和哲学式追问聚焦生存与毁灭、屈辱与荣耀、艺术与生命，完成了对“沉落者”这一群体的终极拷问。

你问我答

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，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，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，你若问，他就答。



本期嘉宾：毕飞宇

1964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，中国当代作家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、南京大学特聘教授，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。代表作品有《明天遥遥无期》《雨天的棉花糖》《小说课》《欢迎来到人间》等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玉米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长篇小说《推拿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本期话题：

毕飞宇：要想“手高”，必须首先“眼高”

□张杰

1 张杰：作家上小说课，一般人会认为是教学生写小说。但是，听说您大量谈的是阅读。为什么？

毕飞宇：什么叫学习写作？说到底，就是学习阅读，你读明白了，自然就写出来了。人家的小说好在哪儿你都看不出来，你自己怎么能写得好的小说呢？要去发现好的作家厉害的地方在哪里。

2 张杰：您能详细讲讲这个阅读之道吗？

毕飞宇：在我看来，阅读之道，全在“眼”。“眼界”是阅读的哨兵站，我们一直推崇读好书，说的就是要提高“眼界”。“眼”必须高！“眼高”并不意味着“手高”，但是要想“手高”，必须首先“眼高”。先有“眼高”后，才能有“手高”。

3 张杰：您这个观点很新颖啊。

毕飞宇：这个路径我也是受到金圣叹的启发。金圣叹的点评好看，因为他是由内向外写，告诉读者，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。小说都是从内部写起的，谁会先定好主题思想之类再去写呢？那就写不出来了。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针管注射到身体里去的，而是从作家身体内部，像出汗那样，自然流淌出来的。

4 张杰：一般来说，一个人该如何成为一个理想的读者？

毕飞宇：理想的读者当然是关注自我的人，他关注命运，重点是他爱自己，他渴望与书本共振。在我看来，渴望从小说走进自我的人，都是文学的理想读者。文学拒绝麻木，拒绝无情，可它绝不自作多情。